

# 再见

狐狸

1

狐狸的烦恼



HULLI




依偎友情  
熬过黎明前的黑暗

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

黄鑫以活灵活现的形象、曲折动人的故事  
给我们带来别开生面的阅读体验。

黄鑫 / 著

——沈石溪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# 再见， 狐狸

——狐狸的烦恼

黄鑫 / 著

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再见,狐狸. 狐狸的烦恼 / 黄鑫著. —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5.9  
ISBN 978-7-5500-1383-4

I. ①再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87906号

## 再见,狐狸——狐狸的烦恼

黄鑫 著

---

出版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王俊琴
装帧设计	方方
制作	何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本	720mm×1000mm 1/16 印张 8
版次	2015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数	10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1383-4
定价	13.5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15-220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影响阅读,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CONTENTS

## 目 录

- 001……引 子
- 003……第一章 两只狐狸
- 009……第二章 住在悬崖上的鹰
- 018……第三章 自古英雄出狗熊
- 025……第四章 麋鹿的诗
- 032……第五章 委屈
- 042……第六章 浪子回头
- 051……第七章 猴子鄙陋
- 059……第八章 不认识狐狸的狼



066……第九章 袋鼠的眼泪

075……第十章 金毛狐狸的牙

082……第十一章 落在猪圈里的驴

089……第十二章 一只公鸡

098……第十三章 不需运动的运动会

109……第十四章 灰狼不哭

## ..... 引 子 .....

嵌在我肩头的几道陈年老疤，突然疼痒得厉害。

估计，又要变天了。天边的乌云，果然开始迅速集结起来。没过多久，豆大的雨点便勾结着飞沙走石，集体打理起了我稀疏的毛发！

我直起腰身，朝天空鄙夷地笑笑，然后继续爬上鹰崖，搬起一块块斗大的岩石，蹒跚爬下，再驮向远方……对于一只赤手空拳且体形不大的狐狸来说，“移山”这等规模的拆迁工程，还真不是什么馋人的活儿呢——风雨无阻，整整十年过去了，本公子当初那对红光滑润、连磕瓜个子都恨不得戴手套的粉嫩爪子，愣是磨成了熊掌，还连累了胳膊，麻木得像截枯死的树桩！而对面这堆耸入云端的鹰崖碎石，却未见什么根本性的变化。

花鹰公主一如既往，在傍晚时分给我带来了蛇肉。

这十年里，她大部分的工作，除了抓蛇，就是飞到很远的地方，衔来形形色色的种子，撒在冒着硫烟的松山上。可惜，除了几棵对环境没啥要求的松柏勉强破土之外，其他一千物种均如石沉大海，杳无影踪。

但花鹰依然不停地播种，一如我不停地刨挖着自己奄奄一息的碎



梦……

汹涌的雨水已从天空中倾盆而下，就餐时间变得宽松起来，我又有了聊天的冲动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总想聊聊过去，聊过去的自己，过去的花鹰，过去的鹰崖，过去的松山，还有其他过去的一切……但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，花鹰是不会听的，她在多年以前，听到我用“当初”开腔就烦躁不堪，后来我频繁地把导语改成了“从前、那时、想当年、我记得……”，都会被她及时识破，而宁愿一翅子窜上云霄，饭都舍不得不吃！

我只好自言自语了。

其实，我是讨厌自言自语的，我讨厌把自己打磨成一个孤独而垂暮的老人。但我一刻都不敢停止回忆，我害怕生命中那些至关重要的动物朋友们，会毅然抛弃我的脑海。还有那一段段与之有关的故事，我害怕它们会像初春的残冰一样，悄无声息间便融化得无影无踪——我害怕再去打捞时，它们已了无痕迹。

我得习惯自言自语了。

哪怕，我会为此而迅速老去。

## 第一章 两只狐狸

同属狐狸一族，我却生生落了个黄鼠狼的待遇……

百年一遇，狐族终于取得了“湿地动物运动会”的主办权，凭啥子兄弟姐妹都可参加，独安排我低头哈腰地挨家挨户跑龙套！况且，哥们的百米速度，在全族绝对首屈一指！狐族那群长老们，却以我“形象暧昧不足以代表族威”为由，将我排挤在外。我呸！别人不了解，我还不清楚那点儿家丑，什么族威，还不是祖宗们拼了老脸“狐假虎威”给整来的……再说，天生一身黄毛、体形瘦弱，总不是我的错吧！

我正叛逆地咬牙切齿，头顶上，一只花毛小鹰低空盘旋着，小声鸣叫着：“黄小狐哥哥，小狐哥！”噢，邻家小妹——此地有一处鹰崖，鹰族居上，狐族居下，据说一百多年了，相安无事，两家子关系不好不坏，感情不冷不淡，业务不来不往，倒是两家的小辈，儿时，偶尔做做玩伴，只是一旦成年，便纷纷矜持起来，仿若咫尺天涯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这只花鹰却是例外，从小，父母给起了“敏”的名字，大有寄托“敏而捷之”的“成凤”意图，可惜，孩子不争气，越长越与秃头的同胞生了异相，不但头脑简单，体形浓缩，且出落得花花绿绿，孔雀开屏般养眼——自然界中每一种物种，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的，举例说明，如果秃鹰不秃，外观花枝招展，不但个人安全成





问题，关键很难逮到猎物，早晚饿死！

“小敏子，又要请我玩鸟瞰？”小时候过家家，让我扮小飞象，差点闹出人命。

小花鹰忙不迭摆着翅膀，讪笑着说那不，只是有点闷，想找我家红姐姐玩。红小狐是我家一远房表妹，亦是这只鹰的闺中好友。我却撇撇小嘴，数落道，见她的影儿可难喽。的确，现在，人家红小狐早成商界名人了，自从代言了红狐产品，见天儿不是忙着染发，就是划拉着爪子练签名呢！

“噢……这个样子，呃？黄小狐哥哥，你……要去哪儿？”

冲这一连串“+”号的含糖量，小妮子的尾巴往哪翘，基本能猜个大概。我故意将窗户纸儿一指头戳破，说自己要去给狗族们送保安邀请函。“怎么？没人跟你玩了吧？想一起去？”

“嗯！”见我默许，小花鹰赶紧讨好地上来为我提包。

没等转身，远处却传来一声鹿鸣：“小狐，小狐，等等我！”

哦，我的铁杆，整个湿地最帅的一头麋鹿——小时候，却天天腆着圆鼓鼓的大肚儿，众人戏称“椰子”。待小子临近，我故意搬出一脸怨妇相，抱怨不是说好了，太阳一出来，就在门口等我吗？

“嘿，这不太阳没出利索嘛……哎，敏姑娘，你也来帮忙？”

小花鹰红着脸点点脑袋！我一把捋下鹿头上的礼帽，自鹰爪中接过包裹，挂在鹿角上，整天没事顶破帽子作啥吗，这一头树杈还不够帅哇！麋鹿赶紧讪笑着解释，这不担心有雨，全当斗笠了。

我看再加副眼镜，快成戴笠了！转眼一想，女孩子面前还是少糗为妙，逼急了，这小哥一个恼羞成怒，就不好收拾了，我赶紧一堆笑脸，椰子，来来，咱今天的主要工作，是继续为这湿运会邀请保安。

原来模样脱俗，并非代表人品也会脱俗，只听麋鹿尖音一挑：“小

狐，我这次为了你，才没参加任何比赛项目，还报名当了志愿者，咱可说好的，完事后，你得大大地请我一顿，加班费也得劈我五成。”

切！这奸商，谁不了解谁啊，没我，你也是个志愿者，湿运会上有“比酷”这个项目吗？忿归忿，目前，小财迷还存在一定的利用价值，我继续笑逐颜开：“椰子，想哪儿去了，咱哥俩，谁跟谁啊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日后有用得着狐哥的地方，尽管说！嘿嘿，今天这活儿，你得多辛苦辛苦。”

每次参加湿运会的成员，无外乎长年居住在湿地的狐族、鹿族、袋鼠族、象族、猴族、河马族、骆驼族、鸵鸟族、熊族、犀牛族，还有马、牛、羊等“家畜联盟”——不过“畜盟”因口碑不佳，主办方对他们纷纷抱了一种“来去自便”的心态。主办方的“内忧”，就是那窝狗，平常低眉顺眼的，可每次一旦去邀他们做保安，就变得越来越矫情，不是嫌骨头少了就是细了，德性！若不是为了狼虫狮豹之“外患”，才懒得搭理这帮财迷！唉，谁让人家祖传了副灵嗖嗖的鼻子，铁饭碗呐！

我跟志愿者开始逐家分析，昨天，去的三家狗门保安公司——看门狗公司、斑点狗公司、落水狗公司，要价太高，开口就是十根猪大骨，没敢答应。帅哥一甩额前刘海，提示这狗犬不都分家了吗？犬门应该会素质一些吧？看人家名字就大气，牧羊犬公司、搜救犬公司、警犬公司、军犬公司……

应了麋鹿的提议，大家开始在犬门中周旋。没承想，这帮家伙更黑，张口闭口的“名牌、正统、规范”，索一头猪的条件都提过！

麋鹿开始卡着腰，怒不可遏地骂：“什么狼狗，就一窝趁火打劫的强盗！”

我拍拍鹿背，示意说粗话有损帅哥形象——然而自己相貌平平，就无所谓了，我血盆一开，狗血狂喷：“你们几个狗崽子，再敢进鹰



崖一步，先整条狗腿下酒！什么狗东西，一群吃货……”

“小狐哥，嗯……我有个朋友，不知能不能帮上忙。”一时骂得兴起，竟忘却了头顶上的小美女，我们哥俩儿忙止了谩骂，脸上挂满渴望的微笑，双双抬头。“我有个叫海大笨的朋友，不知……”

麋鹿率先不齿起来，连声切切：“嘿，不就那条癞皮狗嘛？怎么，小狐，你不认识？”

我惘然地摇头，因“狐朋狗友”一词贬味十足，所以，自己一般不与任何狗狗产生任何形式的情感接触，我小声小腔地问：“椰子，那厮……精明数……咋样？”

“嘿！你听名字，大笨大笨的，还猜不出个大概吗？”

小敏子却和风细雨地怂恿，笨哥哥是有些憨厚，但他毕竟有狗的本能，而且，还一直向往要干一番事业呢，估计，不会计较报酬。

“廉价劳动力”的确是个诱人的字眼，我大度地振臂一呼：“那还等什么，走，瞧瞧去！”

我猜想，小花鹰如果不是对“憨厚”一词产生了误解，就一定与“弱智、痴呆、低能”等词完全混淆了！笨哥哥——果然名不虚传。

听完我们的诉求，只见对方狗嘴一咧：“跑安？那是做什么的，跟跑步有关系吗？”

麋鹿一个按捺不住，白眼一翻，差点噎死过去，我定力稍大，勉强拿捏着语气解释：“海兄，是保安，B——AO——保，安检……”

呆子坚定地摇头，我继续耐心地开导：“警卫……”

对方不再摇头，神情却保持木讷。我的语气，明显不耐烦起来：“门卫，狗腿子！”

“傻蛋”终于破壳，一个大喜：“噢，明白，明白，就动画片中，罗宾那活儿！”

妈啊！瞧人家智商，多个性，中间断层，两极发达——不过，蝙蝠侠的兄弟，有看过大门的吗？我强忍着晕眩：“罗宾……对，是有点关系！”

最终，保安之事，与呆子以“半截猪尾骨”一锤敲定。正想再找别的狗合计合计呢，大难不死的麋鹿，早一个箭步逃离了狗窝。

花鹰“中介”慢慢跟在我身后，难为情地低声建议：“小狐哥，要不……我回家跟大哥商量商量，看鹰族能否协助，高空侦察一下也好啊！”

说得轻松，鹰族管理森严，等级分明，向来独来独往，除非说了算的都是你家血亲！不服归不服，我还是勉强笑笑：“那敢情好，鹰族的眼力绝佳，真有他们帮忙，安保一事定然无忧……只是，秃鹰可能不太稀罕猪骨头呢。”

“看小狐哥说的，帮忙而已嘛，大哥最宠我，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你大哥？叫什么来着？”

“大俊！”俊？还大……俊？依据鹰族的起名规则，那只秃鹰，定然奇丑无比——眼前就一现例：思维单纯，所以叫做“小敏”，日后如果喊成“大敏”，没准儿就变一“植物鸟”了。

我迅速打开记忆库，极力搜寻，有没有与名字叫“俊”的邻居交过恶。麋鹿却一嘴抢了话音：“大俊啊，有名！那哥们儿义气，从蛇嘴里救过几次湿地居民呢……咋地？现在，鹰族他做了主？”

敏子自豪地点点头：“嗯！父王年龄大了，让他继位。”

什……什么？父王？当时，那叫一个追悔莫及！过了多少年家家了，都不晓得人家是鹰族公主，早知如此，就多扮几次飞象，摔死了也值啊——鹰族王室的巨额赔偿费，定能让自己落个风光大葬外带全家锦衣玉食啊！

我这笑脸聚成的小花朵还没完全绽放呢，那边，早有媚权的四蹄



动物套起了近乎：“嘿嘿……敏子公主，其实我鹿小椰，一直很想跟你做个朋友，而且久仰鹰王威名，有机会，给引见引见？”

我一个箭步上前，横跨帅哥美女之间：“椰子，先办正事！嘿嘿，敏子公主，咱就这么说定了，我现在就跟你一起，去找找你哥……”

“表哥！表哥！”余光中，红小狐正一蹦三跳地朝这边赶来。

麋鹿开始阴笑着旁白：“嘿嘿，狐兄，小辣椒查岗来喽。”

表妹红小狐，与我青梅竹马，又在所有过家家活动中，与我垄断了男女主角，一来二去，我俩自然成了伙伴们心目中的完美搭档——我只好无奈地起身，拍拍灰尘，朝红狐狸迎去。麋鹿抚着不再滚圆的肚子在我身后幸灾乐祸：“狐兄，去哪儿啊？”

我长吁一口粗气：“亲人都衣锦还乡了，去夹道欢迎欢迎呗！”

敏小鹰正要跟来，鹿铁杆却瞬间变成了“铁针”，可算寻了条小小缝隙：“敏公主，走走，咱湖边看彩霞去，先成全一下我哥们儿的宅男本性！”

红小狐跑得过急，一个踉跄，热烈地抱住我的胳膊：“哥，这几天可热闹了，让你陪我一起去，你忙什么破湿运！”

“红儿，计划采访一个月，咋半个月就回来了？”

“还不是湿组委要求，回来参加开幕式……嘿嘿，当然，主要是想你们了！”

我冲葵花般向阳的小脸儿，感激地一笑：“先回家，看看我父母吧！”就是，既然小亲戚社会地位提升至了名流档次，自然要物尽其用，赶紧领回家，光宗耀祖一下下！

湿地属盆地地形，气候受地貌影响，变幻莫测，刚才还晴空万里，瞬间便乌云密布了。我赶紧拉起红小狐，在阴暗的天地间，一路疾驰……

然而，当我气喘吁吁地推开家门时，竟然，大吃了一惊！

## 第二章 住在悬崖上的鹰

狐族族长兼“湿组委”主席金大狐，正一本正经地端坐于我家正堂。其他能坐的几把椅子，也被狐族众老人们集体盘踞着。

我的父母毕恭毕敬地立在一旁，唯唯诺诺应允着什么。老爹抬头看到自己的儿子，眼睛这才一亮：“黄儿，快来拜见金主席！”

我怯生生地看了眼金毛狐狸，因为常年都是族长族长的叫，忽然改口，多少生了些许别扭，双手一拱，尴尬不堪：“金……”后面的“主席”二字，硬被生生活吞了。眼瞅老领导眉头一皱，年迈的父亲忙上前解释：“主席，小儿少不更事，您莫见怪。黄儿，这次主席亲自来咱家，就是为了湿运期间的安保问题，你爹我当年，可是战功赫赫的猛将，咱家也是祖传的忠良，安排你做的事儿，结果如何？”

“呃……一根骨头实在找不到好保安耶。”

主席体谅地点点头：“现在恐怖分子猖獗，咱也不在乎赔点血本，那就再加一根。”

“狗狗们的正规公司，大都以五根为限，还得猪大骨……”

众前辈纷纷咆哮着，撇了自控：“什么？他们是群狗还是群狼啊！”

我赶紧报喜不报忧：“各位大爷，晚辈倒是寻了只不计较的癞皮狗……只是，警力依然不足啊。”接下来的长吁短叹，立马衬托了满



屋子的愁云惨淡，我忽然想到花鹰，语气一欢，“不过，晚辈倒是还另寻了一条明路！”

众人急催：“赶紧说来听听！”我一指身后的小表妹：“红小狐有个朋友，叫敏小鹰的，正是鹰族的小公主，咱可不可利用这层关系，求他们出面帮帮忙啊？”

“鹰族？”金老头沉吟着，捻了几下胡须，“他们如果出面，自然好，鹰族的视力和攻击力，为湿地一绝。不过，秃鹰们向来孤傲，单凭几个小娃娃的交情，估计难以成事，这样，黄小狐，你带上我们的族函，正式登门邀请一下，事不宜迟，这就去吧！”

屋外，瞬间大雨倾盆。

当我匆匆赶到会合地点，小椰子早早蹲鹰崖下仰头眺望半天了。我一把夺过斗笠，扣自己头上：“椰公子，别瞅了，再瞅，下的也是雨，不是桃花！”

“狐兄，你说，我咋就没早点发现小敏子的出众之处呢？”

“这不还没亡羊吗，赶紧补牢去！”

麋鹿用力摸了一把雨水口水混合物：“你说也怪了，一发现小敏子是公主，立马觉得，她整个人都气质起来！”

“喜欢就往朋友里处呗，待这儿吞口水顶什么用，我明几个就把吉他借你，天天杵鹰窝旁，喊我那首成名作。”

提起咱的成名作，现在，基本成了整个湿地交朋友的启蒙教材，通用版本，大致如下——整一把破吉他，没吉他就拣几根马尾，手工架“三弦儿”，边乱弹边没调地嚎：什么心儿啊、肝儿啊、肺儿的，总之，没啥固定格式，只要拼了命把自己的内脏器官不厌其烦地在主角面前抖擻，就达目的了，百试不爽！当然，最好趁人家父母不在家，否则，自己的全副下货被煮了下酒都不算回事儿。

鹰族属悍禽，麋鹿自然心有余悸：“那手段去结交鹰……不妥吧？不过听红小狐提过，敏公主喜欢文学呢！”

“有吗？我咋没印象。”

“有有，你当时正脚上绑藤，忙着爬上崖顶蹦极……”切！敢情我在冒死扮飞象时，人家却高瞻远瞩地收集美女档案哇，“而且你跳下的那一刻，仿佛听她泪了吧咻地吟咏过，什么，一只凤凰，生命耗尽，却在烈火中顽强站起……咦？小狐，你说那代表什么意思？尸变？”

原来外貌和智力有时真的会成反比啊！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涨价吗，我白眼一翻：“那个词儿叫涅槃！”

“涅槃？噢！制陶工艺啊。”帅哥无知地摇头，胃口却被高高吊起，“哎，狐儿哥，你说第一步，我先整首酸不溜秋的小诗送她，咋样？”

我停下脚步，扭头丈量着这株腹中空空的墙头小草：“椰子，你小学升二年级前，便惨遭学校开除，家里的印刷品，连户口本算上，也不超过三本……想玩儿诗？”

“嘿嘿，诗有何难，不就扒拉下词典，整堆不相干的词一搭配，连标点都不用！”

我忍不住啐了一声：“椰子，交朋友要写朦胧诗的，懂不懂？”

鹿脸儿立马堆满包子褶：“这不有博学的小狐哥哥嘛，代劳几首！上次找保安欠的情，一笔勾销，这次陪你去鹰巢出差，算买一送一了，咋样？”

“哥们儿，玩儿诗，大不了遭点唾沫星子；玩儿鹰，会出鹿命的！”

情圣鹿头一仰，满脸的大义凛然：“为了朋友，死又何哀！”

我痛苦地一捧脑袋，四下里找墙撞——兄弟，那字儿，念哀！咱先把汉语拼音整利索了，再谈诗，行不？

“二位，请留步！”路边的松树上，冷不丁翻身飞落两只秃鹰，





显然已至鹰族界门，“前面属鹰族领地，请二位留步。”

鹰族的良好口碑，的确来自良好的品行——虽属强族之列，但瞅瞅人家，无论面对男女老少，门卫皆以礼相待，大多看门狗，是没这素质的。

“二位大哥，在下受狐族首领之托，有公事拜会贵族鹰王，请劳烦通报！”我介绍完毕，上前一步，委身将族帖恭敬递上。

动物界中的族帖，作用等同于人类国家间的照会，通俗点，就一名片，至于材料，却因各物种的条件而定：狐族比较讲究，用的是一片陶瓷，上面简单地印一狐头族徽。不比椰子他们，干脆剥树皮代替，每次开个业、奠个基，需要下请帖，鹿区内总会有大批树木惨遭剥露！所以，鹿区在整个湿地的植被，覆盖率最低，且年年骤减。

暴雨逐渐升级，我拉了拉帽檐，立在门前空地，等候回禀——这是两族外交的基本礼数，麋鹿却早早蜷缩到路旁那棵歪脖子松树底下避雨去了。

过了约有半盏茶的工夫，只见小敏子挑把花伞匆匆飞来：“哎呀，这么大的雨，你们咋来了？”

落汤帅哥鹿小椰闻声，一个箭步自树下窜将出来，迎上前去：“嘿嘿，敏公主，主要来看你耶。”

小花鹰调皮地扬扬手中的瓷片：“扯谎！敢用族帖约女孩子，太假公济私了吧！”

我一把拿帽子捂严了鹿嘴——看那俩门卫的脸色，再贫下去，说不得啥时便给棒打出鹰区了！然后一脸正经地朝花鹰解释：“敏子，你哥在不在？保安之事太急，我们老板想求个主意。”

“嗯，要不你们先入大堂等会儿吧，鹰族们正在沐浴呢。”沐浴？长见识，喜欢洗澡的鸟儿大都生在水边，这干巴巴的鹰崖上难不